

〔清〕

袁枚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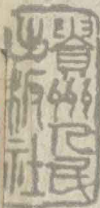
著

潘中心

韩建芬

校点

詩學全書



诗 学 全 书

钱 塘 袁 枚 子 才 著
潘 中 心 韩 建 芬 校 点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王光烈

封面设计 上官霞

诗 学 全 书

〔清〕袁 枚 著

潘中心 韩建芬 校点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研实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00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1-00114-6

G·18 定价：4.45元

《诗学全书》序

幽不足以动天地，感鬼神；明不足以厚人伦，移风俗，删后真无诗矣！

韩退之以三代文章自任，而诗则让李、杜。盖诗有诗之奥；诗有诗之妙。自《三百篇》而下，历朝变更，体例森森，非具有宿根而读破万卷者莫能工。工则生巧，可以任意表情，不必拘韵。盖拘韵不得不凑拍，既凑拍，性情安有不为所束哉！故曰：忘足，履之适也；忘韵，诗之适也。今之人，文未窥韩、柳门户，而先扫六朝；诗未得李、杜皮毛，而已轻温、李，宜其士风扫地而蜉蝣益多矣！

予性喜恬静。每于月白风清，情兴景会之际，酌酒赋诗，低吟朗诵，宛有太白之遗风。三妹素文亦醉骚墨，时晋随园，问予若何而为六朝之咏？若何而为唐、宋之吟？予一一标其例，并注释之，以便了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圣人之乐。予既为三妹而标例，诗稿曷不付之枣梨，广行流传，以副宏愿！？于是分门别类，汇集成帙，而名之曰《诗学全书》。

时嘉庆元年蒲月上浣，钱塘袁枚子才识于随园。

校 点 前 言

我国古代诗歌的丰富创作，给我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唐代是我国诗歌创作活力空前高涨的时期。与之相应，宋代的诗歌评论，便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宋人这方面的著述，尽管群星灿烂，却仍呈雏形状态，不少评论，如满盘散珠，砌不成一座七宝楼台。阮阅的《诗话总龟》、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的《诗人玉屑》算是进了一步。《诗话总龟》以类分；《苕溪渔隐丛话》以人分；《诗人玉屑》则兼具二者之长。尽管如此，但它们仍属集录体，离完整、系统的理论性著述还有一段距离。元、明以降，不只诗歌创作远逊唐、宋，诗歌评论状况，同样如此。只有清人袁枚的《诗学全书》，才算较为完整、系统地整理了我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丰硕成果。在诗的内容、形式等各方面，都作了初步、全面的带理论性的总结和介绍，成为一种独立的体系。给我国古代诗歌的初学者，提供了一部较为精要、完备的入门读物。

《诗学全书》的主要内容是以《诗人玉屑》等宋人和元、明人的诗话为基础，使之进一步完密和系统化。它所引证的诗歌，上起汉、魏，下迄元、明，各体兼备。凡涉及诗歌创

作的有关方面，差不多都有所论列。理论和作品相互印证，并加精要的注释，便于读者的了解和吸收，是它的特点和长处。自然，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无论就内容和形式各方面说，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读者自会加以鉴别。

这本书，一九二五年上海华美书局有石印本。但未加校勘和新式标点，鲁鱼亥豕，张冠李戴之处不少。现据各诗话及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和宋、元、明等有关各家专集，初步加以校订，以便于读者阅读和借鉴。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漏误之处，一定不少，请读者给予指正。

潘 中 心 韩 建 芬

一九八四年一月

详注标点《诗学全书》目录

（说明：此目录是全书内容的要目，正文中没有一一标出这些标题。）

卷 一

五言短古风

几句一韵。 几句二韵。 几句三韵。

五言长古风

一首中换数韵。 通首一韵每两句一押。

七言短古风

几句一韵。 几句二韵。 几句三韵。 几句四韵。

七言长古风

通首一韵每句一押。 通首一韵每两句一押。 四句换韵。 几句换韵句数多寡不一。 促句换韵

长短句

几句一韵。 几句二韵。 几句三韵。

宋府

近体五言、七言绝句

前散后对。 前对后散。 四句皆对。 四句皆散。 虚接体。 实接体。 正出正入。 侧出侧入。

正格。 偏格。 首句点题。 次句点题。 三句点题。 四句点题。 第一句与第二句点题。 第二句与第三句点题。 第三句与第四句点题。 两扇格。 实事虚用格。

竹枝辞

柳枝辞

近体五言、七言律

中二联对。 首联中二联对。 中二联及末二句对。
八句皆对。 中二联实。 中二联虚。 颌联实、颈联虚。 颌联虚、颈联实。 六句三韵。 起句法。 结句法。 八句不对律。 明体。 暗体。 平仄两韵。

卷 二

变体

似对不对格。 扇对格。 蜂腰格。 偷春格。 起二句对，下六句皆不对格。 仄体。 拗体。 单辘轳格。 双辘轳格。 进退格。

近体五言排律

平声三十韵皆全。

近体七言排律

卷 三

朝廷门

荣遇。 纪述。 讽谏。

仕宦门

上投。 功德。

往来门

贺。 访。 逢。 赠。 别。 思。 送。 寄。
酬。 过。 嘲。 宴会。 哭挽。 联句。

当身门

考试。 讥刺。 志喜。 登临。 凭吊。 咏怀。
征行。 旅寓。 题记。 闺情。 古意。 边塞。
咏史。 漫兴。 遣闷。 即事。 游仙。

卷 四

章法

一章起、承、转、合。 数章起、承、转、合。

句法

实字句。 虚字句。 上二下三字句。 上三下二字句。
上四下一字句。 上一下四字句。 上四下三字句。
上三下四字句。 上五下二字句。 上二下五字句。
映带句。 倒装句。

对句

同类对。 异类对。 连珠对。 扇对。 巧对。 借对。
蹉对。 句中对。 流水对。 辘轳对。

字法

诗眼用实字。 诗眼用健字。 诗眼用拗字。 落脚用双实字。
落脚用单实字。 句中用活字。 死字活用。 炼第一字。
炼第三字。 炼第五字。 炼第二第五字。 炼第七字。

双声叠韵

脱胎换骨法

全仄体

回文体

寓言体

详注标点《诗学全书》卷一

古之诗有歌行。如《鞠歌行》、《放歌行》之类。有歌，放情谓之歌。如《长恨歌》、《五噫歌》之类。有行，体如行书谓之行。如《兵车行》、《虎牙行》之类。有谣，通乎俚俗谓之谣。如《白云谣》、《独酌谣》之类。有吟，悲如蛩蛩谓之吟。如《白头吟》、《梁甫吟》之类。有引，载其始末谓之引。如《走马引》、《飞龙引》之类。有词，言成文谓之词。如《秋风词》、《木兰词》之类。有咏，长言谓之咏。如《五君咏》、《群鸥咏》之类。有曲，委曲尽情谓之曲。如《乌栖曲》、《大堤曲》之类。有篇，出情铺事谓之篇。如《名都篇》、《白马篇》之类。有唱，发歌谓之唱。如《气出唱》之类。有弄，玩情谓之弄。如《阳春弄》、《江南弄》之类。有叹，慨惜谓之叹。如《楚妃叹》、《明妃^①叹》之类。有怨，悲恨谓之怨。如《征妇怨》、《湘妃怨》之类。有哀，悲悯谓之哀。如王粲《七哀》、杜甫《八哀》之类。有愁，忧虑谓之愁。如《寒夜愁》、《玉阶愁^②》之类。有思，遥想谓之思。如《长相思》、《遗所思》之类。有乐，志喜谓之乐。如《估客乐》、《凉州乐》之类。有别，分离谓之别。如《新婚别》、《垂老别》之类。

按：①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诗人玉屑》（后简称《玉

屑》)及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本《沧浪诗话》均作“君”。

②《沧浪诗话》以《寒夜愁》、《玉阶愁》为《寒夜怨》、《玉阶怨》，属“以怨名者”条。

今之诗有古、近二体。古体内有五言短古风；七言短古风。五言长古风；七言长古风。长短句短古风；长短句长古风。有乐府。近体内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七言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

诗之体。自《三百篇》而下，有《离骚》，屈原所作。有古《乐府》，汉武帝定郊祀乃立乐府。有建安体，汉献帝年号，曹氏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有黄初体，曹丕年号，与建安相接，其体一也。有正始体，曹芳年号，嵇、阮诸公之作。有太康体，晋世祖年号，左、潘二^①张、二陆等之诗。有齐、梁体、通齐、梁两朝诸公言之。有南北朝体，通北魏、北周与齐、梁诸公为一体也。有唐初体，唐初谓袭陈、隋之旧。有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之诗。有晚唐体，唐之末世。有宋元佑体，宋哲宗年号，即西江^②派，黄山谷、苏东坡、陈后山，刘后村、戴石屏诸公之诗。

按：①《沧浪诗话》作“三”，《玉屑》作“二”。

②“西江”，宜为“江西。”

诗有宗派，李太白、杜子美、陶、韦、韩、柳、储、孟、元、白、高达夫、郎士元、卢纶、李商隐皆正派也。王、杨、卢、骆、段成式、张乔以及苏东坡、黄山谷诸公皆别派也。

诗之有粘者，调平仄，协音律，或五言，或七言，粘字成句也。此法惟近体用之，而就近体中亦须料理绝句。欲作律诗者，不过依前半四句之平仄，再作四句足矣。欲作排律者，再依起首四句之平仄，逐排整对，至八句不止，即是排律也。其四句内，第一句第几字用平声，则第二句第几字当用仄声。第一句第几字用仄声，则第二句第几字当用平声。此通例也。其每句内，五言则第一、第三字可平仄通用；七言则第一、第三、第五字可平仄通用。至于第二、第四、第六字，宜平必平，宜仄必仄，不可通用。唐、宋人失粘者甚多，近来律甚拘谨，考试则更严，失粘则不合式矣。梁沈休文为律诗之祖。其所定八病，曰平头，曰上尾，曰蜂腰，曰鹤膝，曰大韵，曰小韵，曰正纽，曰旁纽。平头者，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如“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今”字、“欢”字同平声，“日”字、“乐”字同入声。然此第就五言律言之。概论焉：大约首句第一字不得与次句第一字同声。首句第二字不得与次句第二字同声。五言律、七言律皆同也。上尾者，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如“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楼”、“齐”字同平声，此亦就五言律而言。概论焉：首句末一字不得与次句末一字同声，五言律、七言律皆同也。蜂腰者，每句中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谓两头大，中心细，似蜂腰也。如“闻君爱我甘，窃欲自修饰”。“君”字、“甘”字同平声，“欲”字、“饰”字同入声也。鹤膝者，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谓两头细，中心粗，似鹤膝也。如“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来”字、“思”字同

声。概言之：首句末一字不得与第三字①末一字同声，七言仿此。大韵者，重叠相犯。如五言诗以“新”字为韵者，一联九字内若用“津”、“人”字为大韵。如“吴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吴”字、“垆”字同韵也。小韵者，除本韵外，九字中不得有两字同韵。如“客子已乖离，那宜远相送。”“子”字与“已”字同韵，“离”字与“宜”字同韵，非犯韵脚，故曰小韵。正纽者，“壬”“纴”“任”“入”一纽，一联内有“壬”字，不得犯“纴”“壬”②“入”字。如“我本汉家女，来嫁漠北庭。”“家”字、“嫁”字是正纽。旁纽者，从连类而纽。若“金”、“锦”、“禁”、“急”，与“阴”、“饮”、“荫”、“邑”是连类而纽也。如“丈人且安坐，梁陈将欲起”③。“丈”字、“梁”字是旁纽。

按：①宜为“句”。

②梅尧臣《续金针诗格》作“任”。

③《文镜秘府论》此句作“梁尘将欲飞”。

诗有体有用。作诗者须言用，莫言体。就用上洗发，则意超而辞警，亦无版滞之病。若徒言体，则粘皮带骨，纵极工致，亦少闲趣。昔朱子有《寄胡籍溪》诗“瓮牖前头翠作屏”①，晚来相对静仪型。浮云一任闲舒卷，万古青山只么青。”胡五峰见此诗，因谓其学者张敬夫曰：“吾未识此人。然观其诗，庶几有进矣。特其言有体而无用，吾为诗以箴警之，庶几闻而有发也。”因题云：“幽人偏爱青山好，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云雨太虚，一洗尘埃山更好。”读五峰诗，则知诗之贵言用矣。

按：①《玉屑》后三字引作“列翠屏”。

诗有从性情而得者，有从学问而得者。司空图云：“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此性情之说也。扬雄云：“读千赋则能赋。”此学问之说也。二者相辅而行，不可偏废。若无性情而侈言学问，则昔人有讥点鬼簿、獭祭鱼者矣。学问^①深，始能见性情，此一语是造微破的之语也。

按：①《师友诗传录》作“力”。

唐诗主情，故多蕴籍；宋诗立气，故多径露。此宋诗所以不及唐诗也，非以气分厚薄。昔人谓诗当“不涉理路，不落言诠^①。”宋儒为诗，好说理，在诗家谓之傍门。

按：①《师友诗传续录》作“诠”，《玉屑》作“鉴”，《沧浪诗话》作“筌”。作“筌”是。

诗以意为主，以辞附意，不可先辞后意。梅圣俞曰：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意含蓄，方入诗格。如老杜“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其内意。“旌旗”喻号令；“日暖”喻明时；“龙蛇”喻君子^①。言号令当明时，君所出，臣所奉也。“宫殿”喻朝廷；“风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方出，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又如皇甫冉“岛屿分诸国，星河共一天。”言君能施化，天下一统也。前辈各法其意作之。如宋韩稚圭“风定晓枝蝴蝶闹，雨余^②春圃桔槔闲。”蔡持正诗：“风摇熟果时闻^③落，雨滴余花亦自香。”亦以“雨”比君恩，“桔槔”比宰相功业之就，已退闲矣。“熟果”、“余花”比大臣退隐也。苕溪渔隐^④云：论诗以意为主。老杜《剑门》诗：“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与太白“槌碎黄鹤楼，划却君山好”，句法相同。但老杜

意在削平祸乱，以尊王室。太白则一味豪放耳。

按：①一九六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苕溪渔隐丛话》后简称《丛话》）及《玉屑》均引作“臣”。

②《丛话》、《玉屑》均引作“勾”。

③《丛话》作“闲”《玉屑》作“闻”。

④宜为《丛话》引黄彻《蛰溪诗话》。

诗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败之则失矣！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者不一。郑紫诗①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唐求诗思②所游历，必③出二百里。则所谓思者，岂寻常咫尺间所能发哉！谢无逸问潘大临：“近曾作诗否？”潘云：“秋来日日是诗思。昨日捉笔，得‘满城风雨近重阳’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败。辄以此句奉寄。”亦可见思难而易败④也。

按：①《玉屑》及《韵语阳秋》“诗”后均有“思”字。

②《玉屑》及《韵语阳秋》均无“思”字。

③《玉屑》、《韵语阳秋》均作“不”字。另《玉屑》有《诗思不出二百里条》。

④《韵语阳秋》作“败易”也。

诗戒无益之语。《诗眼》云：有士人携诗相示。首篇第一句有云“十月寒”者。余曰：“君亦读老杜诗，观其用‘月’字乎？其云：‘二月已风涛’，则记①涛之早也。其云：‘五月江深草阁寒’，‘因惊四月雨声寒’，言不当寒也。‘五月风寒冷佛②骨’，‘六月风日冷’，言不当冷也。‘今朝腊月春意动’，言未当有春意也。又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风怒号③’，‘闰八月初吉’，‘十月江

平稳’之类，若不系月，则不足以实录一时之事。若‘十月之寒’，则无所发明，又不记④记录。退之所谓陈言之务去者，非必生俗之害，止为无益之语耳。然吾辈文字，如‘十月寒’者多矣，当共以为戒。”

按：①《丛话》及《玉屑》“涛”前均有“风”字。

②《丛话》作“拂”，《玉屑》作“佛”。

③《丛话》作“号”，《玉屑》作“涛”。

④《丛话》及《玉屑》均引作“足”。

诗不可太著题。《漫叟诗话》：世有《青衿集》一篇①，咏《天》云：“戴盆徒仰止，测管詎知之。”咏《席》云：“孔堂曾子避，汉殿戴凭②重。”可谓著题，乃东坡所谓“言③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也。

按：①《丛话》及《玉屑》均引作“编”。

②《丛话》及《玉屑》均引作“冯”。

③《丛话》及《玉屑》均引作“赋”。

诗格以高下论。如咏鹤：“低头乍恐丹砂落，晒翅常疑白雪消。”此白乐天诗也。“丹顶西施颊，霜毛四皓须。”此杜牧诗也。仅规规于鹤之毛羽，格卑而无远韵。惟老杜：“老鹤万里心”，刘禹锡：“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此乃奇语。又咏鹭：“拂日疑星落，迎①风訝雪飞。”此李文饶诗也。“立当青草人先见，行傍②白莲鱼未知。”此陶雍③诗也。亦格卑无远韵。若许浑“云汉知心远，林塘觉思孤。”僧惠崇“曝翎沙日暖，引步岛风清。”此乃奇语。又咏梅：东坡“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胜于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